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一

崑山顧炎武撰 顧亭之書 成都龍萬育燧堂訂

徐州

徐州境內之山自西南來連絡東趨以極於海其河自西北至滎泗南注以達於淮二洪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襟帶江淮上流雄視枕聯河洛萬壑為宗昔人所稱東方一形勝焉有不誣者矣

城北五里曰九里山東西連亘凡九里相傳有穴潛通瑯琊王屋今不知處其西一峯形如伏象俗稱象山

北十七里曰桓山東臨泗水舊名聖女山宋桓應作石櫛於此故名東北三里曰彭城山東北八十里曰銅山古彭城廢縣在此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山南有運鐵河宋置利國監鐵冶河以通舟楫淤久嘉靖二十年因運河涸復浚通新桃溝

境山西臨泗水有鎮有關東北一百二十里曰爬頭山連徐邳滕嶧四境北四十里曰

城東四里曰定國山東魏慕容紹宗擊梁梁貞陽侯蕭明嘗營於此東南二里

為子房山世傳子房嘗隱於此故名東南四十里為呂梁山下臨三洪其

上有雲夢梁王二城又有尉城並詳兵防其境有雍門古雍門周善彈琴能使孟嘗君悲者居此

城南二里曰雲龍山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東岩有石刻

大佛故又稱石佛山唐昭宗時宋全忠遣子友裕敗徐州節度使時溥軍於石佛山下即

此宋山又張天驥於鶴亭在其上其陰為黃茅岡山北

城南里許為戲馬臺高數十仞廣袤數十步有事則可

用屯戍與城相表裏項羽因山築臺以觀戲馬故各

帳臺上以望城中魏武南侵攻彭城弗克乃設

及氏各有女皆隸書筆法通勁並剝落不可讀上有臺

頭其下為蘇堤宋蘇軾守徐時河決為患因築以障城

尚存今由雲龍山十里為太山徐山最許民賴以全活者

山有驛在桃山西南十餘里為徐山舊名武原周時穆

偃王敗走其下百姓隨者以萬數王死民即山鑿石室以祀之因名徐山其室見存

城西二十五里曰楚王山皆出此山下為楚元王墓又有古塚古井各數十迨五

里為大彭山古大彭氏封於此故名

汴口一名沁河一名小黃河按一統志汴河源出河南

卷三十一

河南十九

二

西沁源縣綿山東流至河南懷慶府入黃河又按漕河

志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南徙則與汴合北徙則與

水合故此河之名有三今沁由蕭縣至大彭集入州境

受大彭湖澱楊屍龍溝五河諸溝水並由北岸入至州城西

九里受響水溝水二里受旱陂溝水並由南岸入自城西匯

於東北合泗水南下其流增殺率靡有恒云

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陪尾由沛縣至謝溝入州境流

十里至留城漢張良封於此東岸受小河水源出山東滕縣而

時亦溢二十里為皮溝稍南受新溝水東山昭陽二湖水

入焉鐵河流至新桃溝十里為來溝有夾五里受北溜溝水

源出沛縣泡河分三里受境山溝水即地崩溝源出東

流至此西岸八

泉流至北東岸對岸受南溜溝水源與北溜溝水同五

里受秦溝水五里又受濁河水已上西岸溝並洩湖陂

諸水西北泛漲則滿餘時恒涸又十里為秦梁洪末直

渡受烏嘴溝水源出城北十八里屯東合十七里有山

里溝三里至城東北受汴水合流唐韓愈詩汴泗交流

郡城角之句謂此周顯王時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鼎

氣浮水上陵秦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

上使千人求之不獲謂之鼎伏三里溝稍南分為新河

至城東南復合流里許為百步洪南里許為新洪有新

橋有清水堰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王彥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三

下以圖又南九里受九里溝水由西岸入下有寒山堰

灌彭二十里東岸有狼豕溝東鄉山水十里至黃鐘集

有李家溝辛賈山鵝兒湖三十里為呂梁洪並云孔子

觀於呂梁縣水三十里後周將王軌破吳明徹於呂梁並

此大破齊師於呂梁後周將王軌破吳明徹於呂梁並

即此唐尉遲恭嘗疏鑿以殺其勢有尉城遺址有呂梁

堰晉謝元既敗符堅率眾次彭城平竟州用督護聞人

利漕運有懸水村五里為呂梁渡又五里至房村集有

溝源出殿家泉三里受響水溝水源出東南鄉雙井白

入有三十里至雙溝水由泥溝湖出州境皆相隨走入穀

泗水楚追擊漢軍彭城靈璧東睢水上多殺漢軍數萬

水為之不流故舊志載穀水睢水俱在州境今考漢書

注穀水即泗水下流一統志睢水在靈璧縣

東流至宿遷縣入泗今皆非州境並不書

按徐河山鬱盤風氣剛勁考其舊俗人頗驚悍輕剽  
蓋楚之風焉出隋書又其地薄民貧急疾顛已出前漢書宋  
儒陳師道亦謂霸者之習以武為俗蘇軾則云漢高  
祖劉裕朱全忠皆在徐州數百里間其人以此自負  
雄傑之氣積以成俗胆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滿意  
則有飛揚跋扈之心今去陳蘇數百年且承平道久  
俗漸丕變民知怯法畏吏不聞有軌法然舟車會通  
頗稱津要往往競趨商販而薄耕桑野有惰農市多  
遊食遂以靡風相煽寢失其淳龐矣

蕭境東西相距百數十里南北僅三之一雖西聯州治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四

而實縣巨於州之東南

汴河自漢末河入於汴故亦名黃河由新桃溝上接河南永城及碭山界入縣境歷

趙家圈渡拖繩溝東鎮渡曲里渡朱珊渡朱珊二泊遵

護河堤長二十里高八丈越冀門渡逕縣治之北至兩河口與

山西湖之委流合而過涼樓溝即舊歇涼樓元有涼樓寺以達於州

境宋紹聖中縣令張淳疏鑿汲水新渠以避水患陳師

道為之記元大德間達魯花赤馬徹里備禦水災開南

伏道口北鐵窻孔而城賴以全蓋汴合於河奔濤洶注

支流潰決四出邑境厥為民孽所由來漸矣豈一朝夕

之故云

沛縣袤百十里故稱形勝嶧山控其左華山揖其右泗水流其北芒碭亘其南以今考之唯泗水逕於城東其他皆在疆域之外無層岡茂麓以為巖阻乃維控接諸道泉源洪流四合紆迴包絡天塹為固其東北有鄆水源出山東嶧縣東有昭陽湖湖亘十餘里山東滕薛二流入昭陽湖薛水出滕薛境西流會昭陽湖發源滕合至金溝薛水湖自金溝口達於泗鴻溝河縣流出薛河其水汎洶有西南有泡水即豐水循泗亭驛前入時春夏可行舟雲橋下流八泗勢甚洶南門外飛西北有泥溝河自魚臺縣界至沛入南有龍泉在縣治前舊沒於泡近河泗泉泡水達於泗其自北而東曰泗水泗水見州下流經山東魚臺縣境至沙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河八縣境為沙河渡二十里為胡陵城見兵防按一統志云在魚臺縣東六十里蓋連二十里至廟道口有三十里至縣城北為北門渡匯於城東為東門渡迄城南隅受泡水為南門渡十五里受金溝口水為金溝口渡鴻溝河鄆水昭陽湖薛水合流並五里為沽頭有上沽頭渡下沽頭渡各有十里至謝溝以達於州境縣東泗水之澣有泗水亭即漢高祖為亭長處今泗亭驛其故址亭北有歌風臺東南五里有射箭臺靖難時築二十里為沛宮漢高祖過沛宴故人父老於此

碭山境內元山其邑所名碭山乃距邑治七十里今在

河南永城縣之境

按史記及漢書高祖微時隱於芒碭山澤間上有雲氣呂后與人俱求得

之應劭註芒屬沛國碭屬梁國

縣南北皆阻大河間成引決黃河灌流

畎澮然疏淤不常卒緣為病縣東六里為盤空河十八

里為禮河西南五十里為來河由夏邑縣劉富營築入

縣境八十里至龍扒溝入韓家道口

通汴嘉靖二十六年龍扒溝淤三里

全開一派向縣城東南二十五里衝及黃龍口由原泰

社地四十里至新鎮店一槩波水為患由蕭縣境入湖

溝為新挑黃河五十里由虞城縣皮家口入縣境凌家

口嘉靖十九年開挖二十四年沙淤西二十里為陳霜

嘉靖十九年開挖二十四年沙淤西二十里為陳霜

口河源由虞城縣史家皮家二口分為兩河由鍾里垌

至汪家口西向衝為缺口水漫東流復分為二一衝縣

小南門一北行復西繞縣北門經年為患周城以外汧

卷三十一

漫若湖嘉靖二十六年知縣王紹元將汪家口築堤一

道長七十四丈七尺厚一丈又為月堤高厚如之沿堤

上至鎮里垌下至高良相口北三里為三里河由虞城

為順水堤五十里防禦水患北行二十里至九里為九里

垌二十里至縣境呂家集北行二十里至九里為九里

三里河下二十里至禮河五里入桑葉河入縣回岡集

溝今西北十五里為白川河由虞城縣境入縣回岡集

里至蔣家營五里為濁河四十里為段庄河由虞城

里入桑葉河二里為濁河四十里為段庄河由虞城

境入縣回岡集迤南嘉靖二十四年沙淤破水漫流至

雙溝集南一里成河三十里至桑葉河四十里至蕭縣

境盤空河北四十里為新空河由虞城縣境北入鹽城

流入胡店溝四里為新空河由虞城縣境北入鹽城

集迤北一里至羊耳河集迤南十五里至蕭縣境河東南二十

里為龍扒溝通汴嘉靖二十六年沙淤東北二十里為羊耳河碭縣

地勢窪抑底下屢經水患地多淤泥浮土雖屢澹鑿成

河然一經水漲率易淤塞故河渠之名變遷不常緣是以爲民病日益滋焉

豐境廣野平原縣邈四際治北有東華山其舊治城中有厭氣臺始皇東遊時築其北五十里有泡水上流即豐水

自單縣流經舊縣北門衝沛縣泗亭驛以入於泗今淤正德已巳黃河

水溢三十里餘湮沒無遺時或河決則四境爲壑而已縣治西南二

十五里有榆粉社即漢高初起禱以狗沛處榆粉鄉名社在榆粉

西三十里有大澤即漢高母夢與神遇處有中陽里漢

高祖故宅在焉東北三十里有豐西澤有亭亦曰豐西

亭即漢高祖爲縣送徒驪山縱徒止食所東北五十里

有斬蛇澤漢高夜遇白蛇當道斬之即此

漕政

漕運府在州城東門外泗河東岸總督漕運都御史總兵叅將巡歷駐節之所

戶部分司在城南門內監督糧儲主事蒞政之所本司

主事一人戶部題奉欽依差委赴內府領精微批蒞

任行事凡歲一代易初專督廣運倉糧儲後兼理永福

倉事及僱運與有任焉永樂十三年合浙江部使兼理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糧至

徐州置倉收囤本部委主事一員監督

廣運倉在城南三里東臨泗水即元武安州故址永樂

十三年建宣德五年增創倉廩凡一百座正德已前中使司之嘉靖中裁革惟部使臨督如故歲凡額收各府州縣夏稅麥糧共四萬八千一百五十石本倉永樂中爲漕運轉搬設建至成化中改令各軍徑兌直達而轉搬罷戶部議單開載本倉該給徐州徐州左邳州河南歸德四衛運軍行餉近年總漕因淮安常盈倉告匱每以江北附近衛所通融撥給兼之各州縣逋負居多計歲所入擬之額數十不及二三虛耗亦已甚矣

徐州洪志 中曰中洪西曰外洪東曰裏洪亦曰月河大水時至侵厓滅木下水之舟悉從外洪順放而裏洪

東有緯路逆水之舟從此挽焉若水落石出卽裏外二洪俱先淺阻而舟楫上下悉從中洪矣 外洪自東北而西南水道頗寬濶下皆大石連亘不絕迤西漫灘大石森立如羣羊然 中洪自北而南少西向復轉屈而東匯裏洪同流於呂梁水道僅容一舟兩岸皆石復有怪石暗藏水底每爲舟楫之患屢經管洪官漸次鑿去然後舟楫過者無復破壞之虞 裏洪原爲月河嘗於此置閘官吏之設攝此閘也水漲閘廢遂爲裏洪 徐州洪工部分司在洪東岸面西提督本洪主事蒞政之所本洪宋元皆名百步直州城東南二里許巨石盤

踞巉岬齟汴泗經流其上衝激怒號驚濤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艱險少戒卽破壞覆溺害與洪水等故名曰洪其形象川字有三道焉中曰中洪東曰外洪西曰月河月河卽今襄洪相傳唐尉遲敬德經畧徐州呂梁二洪蕪火爛石從而鑿之遂成水道宋元祐中京東轉運使上言朝廷委官度地勢穿鑿修月河石堤置上下閘

明朝永樂十二年平江伯陳瑄鑿洪通漕更於洪口置閘正統七年叅將湯節於洪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於南口設閘壅積水勢成化中主事郭昇尹珍饒泗嘉靖中主事戴鰲陳穆相繼鑿六洪內亂石修砌兩路牽路

石壩二十五年主事馮有讓修砌東岸石堤十六丈初城東北汴水橫流衝溢運艘縶挽艱甚正德初治河郎中胡禮鑿新河自三里溝至洪上乃復合流入洪始分殺水勢爲漕便利無何土人便口漸下石堙阻叅將萬表懸購䟽抉仍移所司屬禁迄今汴水雖盛猶得無險焉本司之設專爲糧運先年命官不一永樂十九年侯伯分理洪閘河道繼差御史王矩戶部郎中楊璉至正統以來始銓選工部都水司主事一員領精微批蒞任督理洪事兼理徐州境山二閘凡三年一代焉初本司不干開務嘉靖二十年兵部左侍郎王以旗題奉欽依兼理成化二十年工部侍郎杜謙建議工部添置主事

一員修治河沁水迤下達徐州又著令提督徐州洪主事以河南羔羊山河沁水利深淺尺寸月一疏開宏治初年添置主事停罷本司月報如故

徐州洪閘在洪東月河南口正統中叅將湯節建議設語見景泰中水漲閘壞嘉靖二十

年治水兵部侍郎王以旗議復境山鎮閘在境山舊

有積水閘天順四年判官潘東建後廢嘉靖二十年侍

郎王以旗議設今閘高家灘木閘淺舖一十五所

夾溝淺白廟兒淺許家淺白洋圈上淺白洋圈下淺

山淺挖城淺奉梁洪淺新洪淺九里溝淺狼屎溝淺青田淺乾谷堆淺白

洋淺李家溝淺呂梁洪工部分司在洪東岸向西提督本洪主事蒞政

之所本洪在州城東南五十里上下二洪縣亘七里洪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十

中諸石森立如齒水脉勁疾遇險怒號白浪騰沸一瞬數里為南北至險焉唐宋疏鑿修治遺跡並與徐洪同

明朝成化八年主事張達修石砌堤上洪長三十五丈下洪長三十五丈

十六年主事費瑄修築堤壩嘉靖二十一年主事徐

有讓修砌石堤呂梁上閘下閘在洪南北俱正統中

叅將湯節建議設後壞嘉靖二十年侍郎王以旗議復

淺舖七所黃鍾集淺石橋淺孟城灣淺侯家石淺房村淺龍塘淺雙溝淺

沽頭工部分司在沛縣治南二十里泗河東岸提督胡

陵城諸閘座主事蒞任之所本司自成化中上從總

漕之請委差主事一員提督閘座宏治戊申罷甲寅復

之正德丁卯再罷卒又復之嘉靖癸未又罷乙未又復  
之黃河入漕而沽頭利涉故罷黃今銓選更代事宜並  
與二洪同 胡陵城牐在沛縣治北五十里隸沛縣轄

廟道口牐在沛縣治北三十里隸沛縣轄沽頭之上  
牐在沛縣治南二十里 沽頭中牐在上牐南七里

沽頭下牐在中牐南八里俱係本州轄 謝溝牐在沛  
縣治南四十里隸沛縣轄 新興牐在沛縣治南五十

八里隸沛縣轄 黃家牐在州治北六十里隸本州轄

淺舖三十四所 徐州地方有十五淺謝溝淺小門村  
城中淺留城下淺 賀家淺皮溝中淺皮溝上淺皮溝下  
淺李村淺侯城上 淺侯城下淺黃家淺沛縣地方二十

卷三十一

十一

入淺胡陵城淺雞鳴臺淺廟道口淺張家莊淺泗亭淺  
金溝口淺金溝上淺金溝中淺金溝下淺曾村淺上開  
上淺下開下淺賴家淺馬家淺破開淺 積水牐四座  
下開上淺上開下淺 昭陽湖開在沛縣治南八里薛河併昭  
留城開徐州轄金溝口開在沛縣治南八里薛河併昭  
陽湖水入漕之處 昭陽湖開在沛縣治南八里薛河併昭  
縣治東北五十里蓄水昭陽湖在縣治東北八里而榮迥  
五里河北岸 於湖口建石閘於東西二湖口建板  
屬沛縣永樂八年 石閘宏治七年重修遇漕河水涸開  
開成化八年改爲石閘宏治七年重修遇漕河水涸開  
開放湖水入薛河由金溝口開達於漕河湖所受水不  
一北沙河出滕縣北龍山西南流十里入湖鄆河出滕  
莊橋河出滕縣西南流十里入湖鄆河出滕縣  
縣界西南入湖荆滿泉出滕縣東北十五里泉眼百餘  
水流迅急西南流八十里至新莊橋漫流爲澤正統六  
年參將湯節開渠十里引水入湖塞其兩流故道復於  
北岸建回草廠窑廠六座沛縣金溝鷄鳴臺各一座蕭  
龍以鎮之草廠窑廠六座沛縣金溝鷄鳴臺各一座蕭

按漕河經流徐沛之境凡二百里有奇自沙河至謝

為沛縣境自謝溝至雙溝  
一百二十五里為本州境其支流入漕在沛境者三  
曰泡河上通賈魯新開黃河流經單家至曰薛河滕縣東南薛二山之間來西南流二百里會曰鷄鳴臺  
南沙河在縣治東北五十五里源出滕縣三里橋泉  
東小河併七里溝泉西南流百餘里至鷄鳴臺東入  
漕河初二泉之水漫流為澤正統六年漕運參將湯  
節始開渠引入漕河置閘於河口以積水既以濟漕  
又變沮洳在州境者四曰留城小河源出山東滕縣  
為良田云在州境者四曰留城小河源出山東滕縣  
三家營等泉西流入十里曰靖山溝源出山東滕縣  
至留城鎮北東岸入漕河等泉西南流入  
十里至境山鎮曰淄溝河在州城北五十五里自沛  
北東岸入漕河縣泡河上流分來至許家  
淺北岸而曰鳥嘴溝源出城北入十里屯東冷泉來  
入漕河西流三五里至秦梁洪入漕河  
至州城北則受汴水合流據二洪險阻而黃河決嘴

所必歸焉夫會通河上受汶泗沭沂諸水搜取山澤  
諸泉以為漕綱之助又有安山南旺昭陽諸湖瀦蓄  
謂之水櫃先朝尚書宋禮奉命經畫當時漕河初  
不藉黃河之水元人所謂漕以汶而不以河者此也  
至正統以來河勢播遷倏無定所其支派大概有六  
其一自汴梁東北經蘭陽儀封曹鄆至陽穀縣入漕  
其一至曹州由雙河口分流至魚臺縣塌塌口入漕  
其一至儀封縣東經歸德府至徐州入漕其一至歸  
德府東南經虹縣宿州睢寧至宿遷縣入漕其一自  
汴梁東南經陳留通許亳縣至懷遠縣入淮其一自

汴梁城西南經滎澤中牟尉氏陳穎至壽州入漕自  
河入於漕水勢浸淫諸閘沉於深淵二洪免其險隘  
泉政曰弛湖防盡廢至於二洪而下衝決歲深涯岸  
寬廣一遇旱乾則汶泗諸流渙散靡濟必賴黃河之  
水而後漕運流通如嘉靖庚子諸閘泉微二洪水涸  
至塵宵旰遣命重臣是可鑒也然河流所趨泥沙相  
半若決入陽穀魚臺豐沛則漕渠淤塞經由睢宿則  
二洪及漕全入渦淮則陵寢所繫尤難輕議全歸汴  
水則徐民昏墊又所不堪如嘉靖丁未衝決曹縣及  
城武金鄉魚臺溢于徐沛蕭碭亦可鑒也要之徐沛

而上非泉湖之備不能通徐呂而下非黃河之水不  
能濟惟在疏濬得宜隄防不失俾源泉沛注勺水不  
遺以爲閘河之助於沛河故道如野鷄岡孫繼口黃  
陵岡諸處各加濬治使黃河正流南趨鳳陽以入淮  
海假其支流從汴入泗達於二洪以濟運道既非上  
出豐沛魚臺以淤漕閘又不全入渦淮以干 陵寢  
而徐民墊溺用是稍瘳則誠 國家之慶生民之福  
也

萬表論曰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西渦  
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

爲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爲黃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旣淤是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何渦河之水亦微至可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淪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稍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曰微

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黃河之羸縮非關於河之改流也。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洸汝沂泗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於漕。然黃流尙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

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年久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河之患今徐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其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卽所謂以病爲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卽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嘉靖十五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竊惟黃河發源具載史傳今不敢煩瀆姑自寧夏爲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岸皆高山石麓黃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衍土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洛陽河內之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入開封地界而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况又接南北直隸山東地勢既有高下之勢而小水之入於河者愈多淤

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概也今之論黃河者惟言其瀾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爲不可治殊不知黃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並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水性就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陳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瀾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崩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無足怪也合無聽臣督同河南山東並南北直隸管河副使張綸等備

查所管黃河州縣河道地里遠近動支河道銀兩打造上中下三等船隻置造大小鐵扒鐵鋤分發各該管河官收領遇有淤塞即便督率人夫撐駕船隻用心扒濬堅硬去處則用鐵鋤俾泥沙隨水而去河道爲之通流則傾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蕭等縣流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卽今水患頗大亦聽臣督行管河道責令各該管河官員調用人夫修築堤岸並扒濬河道務使淤塞開除自

無衝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淹沒之虞其舊黃河卽今  
尙有微水流至徐州呂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濬使不至  
斷流接濟運道且分殺黃河水勢如此則河患可息而  
運道亦有益矣

嘉靖十六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題據河南管  
河副使張綸呈勘議得黃河爲患頻年興作北衝則害  
及運道南決則近於 王陵雖修濬之功屢加而遷徙  
之性無常自挑河通流地勢漸下全河之水俱由此河  
致將北行舊黃河梁靖口淤塞屢濬屢淤功用不成今  
年大雨連綿比於往年尤甚河水泛漲衝決數多新口

卷三

江上南十九

七

一開舊河隨塞百方莫救眾力徒施致將飲馬池以下  
一百八十里淤墊甫平其新衝決口亦有隨衝隨塞者  
見今儀封地方三家在於莊決口一處歸德州地方北  
岸鄭家口決口一處皆廣深不可堵塞一則由老城縣  
以趨歸德州城下一則徑趨歸德州二水俱經曹村口  
入北黃河接濟二洪惟賴此水又睢州地方南岸地邱  
店界牌口二處寧陵縣地方楊驛舖一處共有三次口  
俱南入亳州渦河勢尤濶大且經 壽春王陵大端南  
岸地下今已成河誠恐水性趨下南決日久眾水皆歸  
且居鄭家口上流則鄭家口不敢保其不淤淤則趨二

洪者少矣漕運所關誠不可以不慮也爲今之計飲馬池以下所淤一百八十里開之則勞費甚多然不過徑符離橋通宿遷往來商賈而已於二洪無益也若於地邱店野鷄岡等口上流開鑿一河省工四十餘里通挑源集舊河故道東北出丁家道口入舊黃河則趨渦河之水可截以入北河接濟二洪其於壽春王陵水勢可減漕運無虞矣合候呈允通調人夫來春正月初旬興工挑濬等因具呈到臣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易瓚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鎬議得漕河沛縣迤北雖防黃河衝徐呂二洪實賴黃河灌注自趙皮寨支河

開挑之後黃河大勢盡徙而南一股自亳州渦河入淮一股自宿州符離橋至小河口入運魚臺沛縣決口相繼不築目塞山東濟寧迤南人得安土耕種河南歸睢一帶歲若淹沒梁靖口舊河灌注二洪之水亦掣而南隨挑隨塞迄無成功遠近方以二洪之水爲憂幸而皇天降鑿河神效靈符離橋支河淤塞中高漫流北溢泛夏邑縣山西坡仍以小浮橋灌注二洪以此連年運道得以不阻今山西坡水道亦復淤墊中高以民事言之淹沒處所秋禾雖廢夏麥倍收以得償失害少利多猶爲繼緩但河南水勢北高南下令大勢旣已南徒支河

又多淤塞若不導引分殺聽其乘勢奔騰則壽春王陵與州縣城郭俱有可慮若小浮橋斷流則徐呂二洪全靠閘河之水更遇旱年泉流微細何以接濟興言及此實可寒心今副使張綸議呈前來要行開挖地邱疇至丁家道口新河四十餘里通連舊河以免二洪淺涸之患以殺歸寧淹沒之患以防壽春王陵衝決之虞且用見在人夫物料別無加派事頗省便臣等採訪人言叅酌事理委應准從

呂梁洪志革代役議

呂梁二洪閘夫係徐州蕭縣雜差審編當初賦時不遠

數百里皆按圖赴役後人役戀土逃逸日頻有司之追解文移殆旁午矣正統間主事李瀛乃爲牛運之令計工食之費人賃一牛使之代人而運當時河流未溢或用牛可也及成化宏治之年則河溢洪溜牛不可支而主事費瑄則爲雇土人替當之令夫瑄博學審謀有功於洪者民到於今祀之此必大有所見故迄今行之不衰議者徒知革去替當之弊而不知簡易通行之法何其迂也當攷成周雇役之法代嘗行之而宋之熙寧尤以此爲益使當局者旣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它無預而可以自營生理終歲之間不致奔波於百里之征矣

替役者恃其土著之便受其雇價而專代一年之役是雖非差役之正而彼此兩便公私無害亦救時之良法也且督治有法受價有約重當有律無敢叛者今之洪夫大率類此因而行之可也使行之有妨或慢我漕規則數十年豈無明斷者爲之一更定哉蓋天下之事可因可革宜人情通土俗無害於義者因之可也况兩河連年水旱一人恒編二役當役者雖出雇募之費而洪夫差編之外又有雜差之必當者替當者雖以身代役而利其費然本身正差亦不能免亦未免雇人代役也是則戶無遺差人無遺丁豈呂梁之替當者獨爲無役

之民而後爲之哉

南京每年進貢船隻過洪者其一則司禮監曰神帛筆料其二則守備尙膳監曰鮮梅枇杷楊梅鮮笋鱔魚其三則守備不用水者曰橄欖鮮茶木樨榴柿橘其四則尙膳監不用水者曰天鵝醃菜笋蚤櫻蘇糕鷺鳩其五則司苑監曰苧薺芋薑藕菓其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其七則御馬監曰苜蓿後加以龍衣板方等船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舟則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監駕者不減千計矣嗚呼豈特洪夫之勦哉兩江遞送夫役其困可知矣

天下十總糧船每年過洪者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  
其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府軍左  
衛濟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二則中都  
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衛以及潁上  
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衛虎賁右衛錦  
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衛其四則浙江總  
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衛台州衛以及海寧  
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  
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  
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

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  
州贛州安福等十二衛其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岳州黃  
州蘄州荊州等十二衛其十則遼洋總曰水軍龍江廣  
洋等十三衛是皆洪夫所以效牽挽之力以供土人之  
役者自春徂秋舳舻千里帆檣蔽江

徐州洪志 天下軍運船凡十二總南京一總錦衣廣  
洋江陰龍虎鎮南神策府軍府軍右豹韜右龍江右金  
吾後虎賁左留守左共一十三衛二總旗手府軍左金  
吾前江陰興武濟陽應天橫海水軍左水軍右龍虎左  
龍江左羽林左共一十三衛浙江總杭州前杭州右

興寧波台州温州處州海寧共八衛金華衢州嚴州湖州海寧共五所湖廣總武昌武昌左沔陽岳州荊州荊州左荊州右襄陽蘄州黃州共一十衛德安一所江西總南昌袁州贛州共三衛吉安安福永新撫州建昌廣信鉛山饒州共八所上江總直隸建陽新安安慶九江宣州南京鷹揚豹韜武德留守右虎賁右共一十衛下江總直隸鎮江蘇州太倉鎮海南京驍騎右羽林右留守中共七衛直隸松江嘉興共二所江北一總直隸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徐州左壽州歸德泗州共八衛二總直隸揚州高郵儀徵滁州廬州六安共六衛通州泰州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三

鹽城興化共四所中都總直隸鳳陽鳳陽中鳳陽右留守中留守左懷遠長淮宿州武平河南潁州共一十衛洪塘潁上二所山東總臨清平山東昌濟寧兗州護衛共五衛東平濮州共二所遮洋總淮安大河高郵揚州德州左德州右天津中天津左天津右通州左通州右神武中滄州左定遠泗州長淮共一十六衛內除遮陽山東二總運船不由本洪其餘十總則皆過洪者也江東民運白糴粳糯每年過洪者曰常州府武進無錫江陰宜興四縣曰蘇州府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共六縣太倉州曰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曰湖州府烏

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共五縣曰嘉興府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崇德平湖桐鄉共七縣共糧一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則以民舟運之不下千餘艘焉嗚呼東南民力盡矣

按洪武初年四方貢賦漕於江左三十年始開海運以供遼東軍餉及永樂初年則漕引江南之粟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自河運至通州一由江渡淮入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九年濬元會通河以達漕舟於京十三年乃罷海運悉從內河一濬真楚諸海引江舟入淮再濬徐呂二洪引

淮舟入濟再後疏汶河達清衛御濟而舟長抵於直沽矣至於漕運之規隨時更改蓋國初海運猶因元之故也海運不給於是濟之以陸運陸運未便於是繼之以兌運兌運未通於是加之以長運所謂長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濟由濟入直沽之舟也千里檣帆三時不絕於以見國家統御之廣東南財賦之盛永圖而壯國威者在此舉矣豈前代之所以能及哉然富盛之餘民財必耗征役之數民力多窮故食粟之士不節何以紓東南之財通負之累不揀何以紓漕卒之苦濫駕之禁不嚴何以惜兩河之夫黃

河之溢未平何以驅淤塞之患所謂圖久安長治之術於雍熙豐腴之日庶運事有賴而河道無滯矣經國者其長計熟慮之哉

金石錄漢張子房殘碑已斷裂糜滅不可次序獨其額尙完題漢故張侯之碑在今彭城古留城子房廟中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所立樂史寰宇記陳留縣有張良墓引城塚記云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漢爲良築城因名張良城今陳留有子房廟廟貌甚盛今按漢書地理志云留屬陳故稱陳留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子房傳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足矣下邳

與彭城相近而此碑漢人所立乃在彭城然則子房所封非陳留明矣城塚記誕妄蓋不足信也

陳帥道汜水新渠記

汜句於蕭其缺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葭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過別爲汜汜至蒙別爲獲餘波迤於淮揚東歷蕭縣彭城東入於泗注謂鴻溝官渡留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焉卽滎水也漢書地理注滎陽既有汜水又有葭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

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沚泗  
會於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口又引而  
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於河東出於陶邱北者入  
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旣瀦障而之東也  
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克之川河泚則河南無濟矣  
其爲萑蕩受濟禹塞滎澤而通河者皆失之漢志萑蕩  
無出尚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  
不載又疑渠汭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於順帝  
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泚或河泚合其說  
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濶畧不具辨始末蓋

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於汭灌注竟豫永平中道汭  
自滎陽別而東北至于乘入於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  
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滎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  
之舊導河於汭大業初合河滎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  
於淮而故道又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吳河於圻爲曰  
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濟爲汭而入於南津南  
清故泗也蓋自王都而東圻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西  
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  
故附屬之泗號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  
里之居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爲病

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淳始自河西改作新支爲大渠合於東河以道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次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遜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侮以登於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翁獨有見於渠者何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令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爲之書

汪漢安慶府志序

漢聞之先王曰書紀言春秋紀事古史也然皆出於周公孔子故後世作史者莫及焉漢興司馬氏世爲太史乃創爲史記記有紀有表有書有世家有列傳雖與書春秋不盡合然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後世作史者又莫及焉故自班固而下無慮數百家皆不能外司馬氏以爲史宋季學者欲便於考索類爲方輿諸書故撮其要標其目於是有沿革有郡名有風俗有形勝有山川有亭臺館榭有題詠凡作詩又者不必旁求可一覽而得其概固便於考索然亦類書耳其視司馬之史法不啻倍蓰矣近世作郡縣志者咸又宗之無問遠近賢不肖

皆不能外此以有作吁亦惑矣夫郡縣之有志猶魯之  
有春秋也曾謂分門立類可以爲史乎曾謂撮要標目  
可以爲史乎歷代圖史亦旣宗司馬氏以爲史矣而郡  
縣志獨不然然今之郡縣古小國也曾謂卜國不視國  
史以爲志乎先生作安慶志乃獨本馬班之體例而摹  
之國史此亦非先生之獨見衆人之不能見也是故安  
慶志有二紀有二表有十二志有十二列傳有識者必  
知其爲古史而不爲今志無復標目立類之規規也先  
生守是郡早作而暮不輟事且剡路且衝先生勤勤懇  
懇日不暇焉其爲是志或秉燭夜中攜囊馬上越三閱

月而始成故先生之意每自不滿焉然自諸門弟子視  
之則是志之作命意立義或放之周禮或放之綱目或  
放之山海經而其大要則放之史記漢書固良史矣至  
於詞嚴義正理備其事按出自先生之心者又本之魯  
史焉謂爲一方信史信哉

胡纘宗曰郡縣立而封建廢守令設而諸侯微此三代  
之所以降而爲漢爲唐爲宋也然漢重郡縣守令因之  
而尊唐次之宋又次之則至我朝大都因宋之舊而近  
又與國初異矣視郡縣日輕視守令日卑而勢日下嗟  
乎古以牧民今以役民古以守官今以寓官古以宣上

今以奉上古以逮下今以取下其不重而尊也誰之尤也然苟欲撫御天下當今之勢舍郡縣其奚以哉

太湖縣志

徭役

按古者有力役之征而孟子曰往役義也則後世之征徭夫亦義使之當然耳然古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乃後多疲於奔命者何也古者應務簡而民數明故役均而易辦後世則簡者煩而明者汨矣是以有不均之役而苦於難供也三代而下漢之更唐之庸宋之差雇二役班班可考 明興籍民以里甲而力征則用宋法差

卷三十一

江南十九

天

雇兼焉曩蓋十年一撥近或變爲五年今改爲一年取道力不偏重之意然率視其邑之衝僻爲繁省矣太湖有庶人在官之役而又祇應兩京八省馳傳往來供應之費絲毫皆取之於民近奉例行條編法令民戶丁出銀不足又計田准丁悉輸之官以免役而諸役盡官爲召募蓋較若畫一而稱兩便然而民情獨有可原者則以出錢而放免者有豪戶之漏丁也有弱戶之鬼納也又貧戶之艱於金而願輸力者不得遂也至受值而應募者則或一役而三四人共之或一夫而應二三夫之役或一馬而供八足十二蹄之奔走大槪市魁豪右專

其利而又有賣募買募頂頭之錢民負而任負荷者不  
得竄入具列其中必有可以無募而願充者有可以裁  
長雇之額而參用短雇之法者有可於短雇內先儘不  
能納金之戶而以其力抵之者凡此皆湖民之隱而不  
得一一上徹者也故條編之法固有不可不一者亦有  
必不可一者殆亦此類是歟雖然天下之法未有有利  
而無害者第操其大體而時伸縮之斯得法外之意而  
善之善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